

湘西剿匪故事选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编

18.13



(第一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

湘西剿匪故事选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编

ADB72/04

第一集

贵州民族出版社

湘西剿匪故事（第一集）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党史办公室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阳市市北村182号）

封面 贵州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

正文 贵阳信誉印刷包装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字数180,000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00

书号：10142,002 定价：1.70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鲜见的真实性著称的通俗历史故事。它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解放初期发生在湘西地区的剿匪斗争，歌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湘西各族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雄事迹，揭露了垂死挣扎的湘西土匪的凶残与狡猾；同时再现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山水清音、淳朴人情。它立足于史实，又具有一定的文艺欣赏性。是党史工作者努力用文学形式重现其历史本来面貌的大胆实践与创造。

目 录

序·····	杨正午(1)
斑鸠井说降·····	全敬原(3)
张平覆灭记·····	颜家龙(13)
英雄虎胆只身闯龙潭·····	覃儿健 李道文(38)
龙角洞之谜·····	滕和叶(42)
边城枪声·····	田茂德 李道文(56)
智斗变色龙·····	全荣阶 赵强(77)
引蛇入洞·····	田茂德 李道文(89)
五连洞擒魔·····	全敬原(101)
虎将破“神兵”·····	赵昌志 苏良才(113)
智擒恶匪田明元·····	李道文 覃儿健(120)
最后的抉择·····	滕和叶(126)
喜宴俘敌·····	张太元(142)
银帖巧捕漏网鱼·····	石远书(151)
顽匪覃小幺被歼记·····	陈子文(154)
山歌传情报·····	赵昌志 苏良才(162)
顺胡子大义灭亲·····	赵强 全荣阶(170)
血战牛拉肠·····	田茂德 李道文(181)
打暗枪的人·····	赵昌志 苏良才(187)
生擒陈策勋·····	田茂德 李道文(194)
清匪女杰·····	田兴中 陈克君(202)

赤手空拳战魔头·····	田茂德 李道文(209)
姚八妹智擒唐汉云·····	鲁 岚(214)
在诈降的帷幕后面·····	滕和叶(219)
马颈坳上捉匪首·····	张太元(231)
舍命战顽匪·····	刘培付(238)
女“猎手”抓逃敌·····	廖子森(243)
单刀劈双匪·····	张太元(246)
披星戴月捉匪贼·····	廖子森(252)
怒斩杨朝龙·····	廖子森(262)
九龙残梦·····	王明钦 全敬原(265)
活捉胡乌龟·····	李道文 覃儿健(286)
顽匪落网记·····	全荣阶(291)
“竹墨”魔影·····	李道文 田茂德(301)
后记·····	(309)

序

杨 正 午

经过我州党史部门的积极努力，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湘西剿匪故事选》第一集问世了，值得庆贺。

建国前的湘西，土匪横行无忌，被称为中国的“盲肠”。仅我州境内，即有巨匪十余股。他们各霸一方，向老百姓肆意派粮、派捐、派丁、派枪、派大烟土，公开杀人放火抢劫，为所欲为。官匪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利用，共同残害人民。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企图利用土匪在湘西建立“反共游击基地”，对大小股匪进行收编，加委封官，官匪融为一体，气焰嚣张，趁我军进军大西南和人民政权初创之机，公开与人民政权为敌，到处兴风作浪，危害更烈。

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回师湘西，开始了全面剿匪。经过春季进剿、会剿中心区、会剿边缘区等几个阶段，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歼匪数万名。湘西的匪首，除在我大军压境及政治争取下弃暗投明者外，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湘西剿匪斗争中，四十七军全体指战员机智勇敢，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肃清了湘西的匪患，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为湘西各族人民铲

除了祸患，这一伟大功绩应当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彪炳千秋；我州地方武装、民兵和各族人民群众，配合主力部队，打了一场人民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军民无数动人的剿匪事迹，不胜枚举；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灿若星河。

本集所选的剿匪故事，只是从枝繁叶茂的花树上采撷的一束小花。作为第一个读者，我从中受到了不少教益。我以为，这些故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军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崇高形象，再现了军民乐于吃苦，勇于献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高尚革命情操和思想品德。加之这些故事，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具有文学艺术性，因此读起来生动有趣，亲切感人。尽管在写作上还有一些瑕疵，但仍不失为一部好书。这是我州党史战线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愿这种有益的工作经常开展下去，多多提供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斑 鳩 井 說 降

全 敬 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永順縣東南部石堤西地區，天空湛藍，云淡氣爽，滿坡滿嶺剛收摘過茶籽的油茶樹，無有倦意，白花點綴着綠葉；山頂那正與風霜搏鬥的灌木叢，染浸着金黃的色彩。

一行隊伍，正急匆匆地趕來。為首的騎着一匹枣紅色大馬，頭戴五星軍帽，身着草綠色軍裝，腰間皮帶緊束，手槍邊挂，顯得雄姿英發。其后，一連全副武裝的戰士緊隨，個個精明強干，有着虎虎生氣。隊伍最后，還跟着幾個穿長袍、着馬褂、戴禮帽的人，他們一行來到石堤西軍需供應站。

這時，只見原石堤西鄉長、投誠后留在我石堤西軍需站工作的熊鎮南，連忙迎去，打老遠便笑着說：“哈哈。陳科長这么快駕到，一路辛若。”陳科長下馬，與熊鎮南等人步進軍需站，稍事休息。陳科長——我人民解放軍四十七軍一四一師政治部的陳志霄同志，立即召集隨來的永順縣“歸勸委員會”的周海寰、唐純菁、王愚僧等穿袍着褂的“名流”及熊鎮南等人開會。會一開始，陳志霄就開門見山地說：“今日來此，是奉師部之命，勸降偽暫五師二旅旅長向克武。請在座各位獻計出謀，協助我軍完成任務。”

不等陈科长话落音，熊镇南说：“我幼时曾与向克武同学，对此人的情况了解一些，他父亲向威若曾任‘永顺保安团司令官’向子云的参谋长。克武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毕业后，在国民党新编34师、抗日志愿兵团任营长，回乡后出任五官乡长。他参加了“三·二”事变。混来混去，见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解放了常德，他便拖一千多弟兄，号称三个团返回石堤西驻斑鸠井。我估计他投诚可能性大。”熊点着肥胖的脑壳，象是要人确信。

“不过，熊乡长有一面未说及。向克武为人秉性强悍，受过正规教育，非一般抢物拦路之辈。他胸有城府，心杂多变，要他降，怕不是快刀打豆腐——容易光堂的。”王愚僧接着插了一句。

“向旅长”，周海寰这个爱人捧、又爱捧人的伪专员，说出这三个字后，自觉不妥，忙改口说：“向克武虽说只是一个暂编旅，但装备精良。况他身边又有其兄弟向绪武等鼎力相助。记得第二次打沅陵后，罗文杰、陈渠珍、宋希濂也曾派人拉他入伙，均遭拒绝，如今，要向投降恐怕……”周海寰说到此，嘎然停住，用眼膘了一下陈科长，勾下头去。

.....

散会后，为了谨慎从事，陈科长对熊镇南说：“明天，你派个得力的人，把我军余副师长的信送给向克武。”熊正要转身，陈又说：“你与海寰等四人，也联名给向克武写封信。你不是说他与你是同学吗？焉能不救！”“是的，照办。”熊镇南边应边走。

次日下午三点多钟光景，熊镇南派去送信的勤务员小熊返回，带回了向克武的一封回信。陈科长拆开信，上面写

着：“……，我向某一介军人，曾毕业黄埔分校，就任新编34师营长，又任抗日志愿兵团营长，后被宋希濂编在暂五师二旅充职。过去，救黎民，扶社稷，功无半点；抚父老，混江湖，罪该当诛。尤其自今春以来，我日见蒋介石军队之弊端积重难返，‘在三·二’事变中随军起闹，也是多怨之积发。谁知，大局如斯……。”此后，有一段称赞我军的话，末尾，却又写道：“请贵军派代表来斑鸠井一谈。”

陈科长看完信后，心中起了一片疑云。混迹军旅多年，有一定实力的向克武，怎会这么轻易就降呢？为什么他不来石堤西，而要我们去“斑鸠井一谈”？莫非有诈？当侦察员出身的陈科长，心中有些不安起来。可一转念，又觉这种怀疑证据不足，况在永顺县城时，师首长已再三叮嘱，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他们投诚，这样，有利我军，有利人民，也有利这帮投诚者。想到这里，陈科长认为，敌众我寡，宜先礼后兵。于是，陈科长召来了周海寰等四人，当众念了向克武的回信，请各位直抒己见。陈科长说后，眼睛直望着对面的王愚僧，王神色不安地说：“我，我年纪大了……”在他左边的唐纯菁忙说：“我近日身体不适。”周海寰眼睛一转说：“依我浅见，熊乡长镇南与向克武乃少时同窗，去为最好。”

接着，一阵寂静。这一切，陈科长看在眼里，想在心里。

“熊镇南，你意如何？”见熊镇南一收以往哈哈笑容，陈科长劈头一问。

“去，可以。指望科长多带人枪。克武这人我只知其前，不知其后，象匪首李兰初等人去投诚，走到半路又变卦。若克武设‘鸿门宴’于斑鸠井，到时，我的小命事小，科长有个

三长两短，我怎担待得起啊！”偌大个子的熊镇南，说到此竟不寒而栗起来。

这时，陈科长忽地站起来，将右腋下的手枪朝身一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还记得吧？郭子仪单骑会回纥，毛主席急难关头赴重庆，贺老总只身见陈黑。如今，我雄兵百万，挺进大西南。向克武一个千把人的头目，竟让诸君如此这般，大可不必！况且，向克武等辈，我料他已成惊弓之鸟。明晨，我与熊镇南前往。请大家等候佳音吧。”

夜深人静，通讯员见陈科长还未熄灯，便来到陈科长房内。“你有什么想法？怕吗？小鬼。”陈科长问通讯员。

“不怕！科长。”通讯员立正回答后，压低嗓音说：“哎，科长，我明天带两支枪，多带子弹。”陈科长拉他坐下说：

“不，不带枪。”“那我带一支左轮，暗藏着，以防万一。”

“不必。如果带枪，反倒生疑，况且你那一支左轮能敌人家上千精良武器？”通讯员经陈科长一阵解释后，点了点头，才回房休息。

清晨，霜铺一地，雾气罩住石堤西去斑鸠井的河谷。四、五尺远，便辨认不清人，只听得峡谷的悬崖瀑布唰唰作响，走在前面的熊镇南，不时朝四周打望，陈科长与通讯员徒手快步，紧跟在后。

一个多钟头后，雾气未曾全消。这四人快登上与斑鸠井一岭相隔的九官坪山坳时，忽然一声“站住！”一个匪兵扯破嗓子大喊。前面的熊镇南与勤务员小熊连退几步。

“干什么的？”对方发问。这时，陈科长若无其事地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大排哨，足有四十多人，杀气腾腾地站在坳口两侧。坳口上架着两挺轻机枪。熊镇南见陈科长如此坦

然，也象回了点神，忙叫小熊上前回答：“我们是送解放军代表的。”

“你们上来。”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口镶金牙的匪徒向这边招了一下手。

登上坳口，这伙人荷枪实弹，依然森严，眼睛直瞪着陈科长。陈科长拍着熊镇南的肩膀问：“你没料到？”熊只是点点头，没回答，这个不足三十岁的陈科长步履轻松，处之泰然，他们四人在两个匪徒的护送下，朝坳下走。

山坳距山下的斑鸠井“旅部”，还有三里多路，只是要拐几个大拐。当二熊的余惊未消，到第二拐时，又遇匪兵的一个大排哨。

“站住！什么人？”

“你们旅长请的客人！”陈科长正言答道。

这三、四十个匪兵，武器铮亮，怒目昂首。从他们那一动不动的木桩式的神态，一看便知是在装腔作势。

下到山底，又见大路两旁八挺机枪横架，警卫森严。问过口令，一个身背九龙带的匪连长，上前盘查证件，

熊镇南忙指着陈志霄同志介绍说：“这位是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的陈科长。”

“文凭官司武凭印。”这匪连长仍坚持要盘查。

“这就是！”陈科长威而不怒地将左胸前佩戴的解放军符号一拍，反问道：“你们没看见？”

这匪连长见陈科长剑眉虎眼，气宇轩昂，连忙露出金牙陪笑道：“卑职奉命执行公务。”

“不得无礼！”随着一声呵斥，便是“哈哈，欢迎！欢迎！”向克武身着黄呢军衣，抄手向上一举，带着二十多人

迎出“旅部”大门外来。

众人来到“旅部”坐下。陈科长打量着向克武的这个旅部。这是在湘西常见的富有人家的一座“四合水”大院。中间为正门，两侧为便门。正门修有青石台阶，老式的门枋门柱。出院须经正门前的朝门，朝门两旁是板土筑墙。陈科长等人，就坐在堂屋之中。正屋两厢的楼阁上，似有人影晃动，异常寂静。

一班匪徒忙前忙后，装烟倒茶。向克武寒暄之余，见陈科长四人前来，又是徒手，疑心消了一半，刚才副官又告知“坳口发来旗语，解放军在坳那边没有埋伏。”疑心顿时全消。向克武见陈科长雄风一身，不卑不亢，刚毅沉着，侃侃而谈，油然而生几分敬意，气氛缓和多了。

而手端茶杯，脸挂笑容的熊镇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不明白“少时同窗”如今究竟有何打算。

向克武安排“陪客”的团、营长们，不怒不笑地围坐四周。向克武的胞弟、团长向绪武，两只鼠眼滴溜溜地直转，嘴唇除了偶尔插话时动动外，总是闭着。让人一瞧就知他是个傲气十足的家伙。门外的岗哨几层，流动哨用旗语与在坳口的岗哨联络。粗看，似乎一切如常；细揣不由让人有些紧张。难怪深于事故的熊乡长，眼角鱼尾纹一直张着陪笑，笑中又不时打量着向克武。

经过熊乡长的一一介绍后，陈科长开言道：“诸位，先让我谈谈时局。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我军一扫蒋介石军队八百万。如今，程潜、陈明仁已率部起义投诚，湖南和平解放。宋希濂自淮海战役失败后，逃窜湘西北，妄图搞什么‘反共基地’、埋什么‘定时炸弹’，而他自己正装进

我二野、四野的鄂西南包围圈中，指日可擒。再看顾祝同、廖耀湘等顽固分子，都得到了什么样的下场？我想在座各位是清楚的。兵书上讲‘缓兵待援’，向旅长身为黄埔生，想必记忆犹新。然而，你们今待谁‘援’？既无援，又‘缓兵’何用？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上司，汪援华、向鸣岐等都已弃暗投明，你们何苦割据山野，死守荒丘，欲行不敢，欲罢不能？

“现在，我认为有两条路，可供你们选择。一是弃暗投明，靠拢革命，倒戈反向，站在人民这一边来；二是拖枪上山，东躲西藏，负隅顽抗，自绝人民，最后得个身败名裂。何去何从，时贵如金，须当机立断！

“我们欢迎你们走第一条路，即走向生存的路。我们相信向旅长及其部属是识时务者，切莫错过良机……。”

听了陈科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讲话，向克武用手帕拭拭血丝布满的眼睛，强打精神说：“我向某过去糊涂多日，今听科座一席话，似盆凉水，让我顿时清醒，本人愿投诚贵军。”说到这里，他环视了一下他的部属。又说：“时至今日，我的兄弟们怎样，还得商量。”

这时，陈科长表示同意他们商量再说。向克武命副官通知连长以上军官，在东厢楼上开会。

陈科长在思索：向克武在信中表示愿降，却又为何加派三道大排哨？如果说，三道大排哨是扬其实力，显其身价，以便在投诚谈判中能捞点什么的，那么，今当面表示愿降，却又推诿“兄弟们怎样”、“还得商量”，看来，来之前王愚僧对向克武评价，似乎是对的？陈科长在心中仔细盘算着。

此时，后院有人在吵。一听，是通讯员的声音，陈科长不由一怔。突然，向克武的副官来到陈科长面前，斜着眼说：“你们那个角色，跑到我们旅长的家中去了。”陈科长知道其中必有蹊跷，问了一声：“人呢？”“在后院。”陈科长随副官正要去，背后传来了“什么事？”的询问声，向克武的胞弟向绪武走了进来。陈科长说：“我的通讯员被你们的人扣住，不知为何？”副官给向绪武使了一个眼色，向绪武忙说：“为了贵军代表的安全，我们的岗哨是严的，可能是误会吧。”“副官，接军代表出来！”副官听到向绪武的吩咐，连忙朝后院跑去。

“开中饭罗！”一阵铜盆敲响了，厨房门口一个歪戴帽子的匪兵在喊。随着喊声，向克武及其部属从楼上下来。陈科长的通讯员在副官的带领下，走了出来。利用吃饭的机会，他向陈科长汇报了刚才的经过。原来通讯员因小便去后院，见后院有棵三、四人牵手相围的桂花树，寻树走去，见到后院的右侧和左侧有不少伏兵，他正要转身，被一大个头匪徒叫住，不由分辩，被拉进一间小房。先问他是干什么的？有多少人，小房中站着四个彪形大汉，血红的眼睛在这若明若暗的房中射着凶光。当通讯员说是解放军，并可以到堂屋找陈科长、熊乡长对质时，这帮家伙硬说是“探子”，“不说实话，杀死他，”还污蔑他“为什么跑到旅长夫人的房里去？”陈科长听进耳里，想在心头，对通讯员说了声：“不要紧。”

“来，让我们敬陈科长一杯！”向克武带着浅笑，端着酒碗邀约众人。陈科长也回敬了他们，然后，对向克武说：“向旅长，饭后就开会？”“好。”向边思虑边回答。

饭后，向克武召集了大会，除站岗放哨的匪兵外，计有七百余。向首先说：“饭前本人听副官说有人怠慢解放军，本应按军法从事，”这时，那个抓通讯员的大个头匪兵站了出来。向继续说：“现在，免他一死，责打五十军棍。”陈科长霍地站起，说道：“向旅长，我看就免了吧，人生地不熟，误会所致。”向又说：“既然大军首长宽谅，那就免刑，以后不准有此类事情发生。过去，我向某待弟兄们不周。如今，大局如斯，我当弟兄们宣布，本人愿倒戈投诚，望跟我多年的弟兄们，各自选择。”向的下属，一时沉默。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瞠目结舌，有的怒形于色。大部分匪兵认为：蒋介石都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我们还有什么搞场？

此时，向克武请陈科长讲话。向带头拍着他那干瘦的巴掌，弟兄们跟着勉强地拍了拍。

陈科长说：“淮海战役后，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捣‘总统府’，挺进大西南。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漏网鱼’宋希濂已在鄂西南成了瓮中之鳖。衡宝战役，白崇禧大部覆灭。湘西不过弹丸之地。你们师长汪授华、向鸣歧早已投诚。刚才，你们旅长也诚恳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我劝各位想想，你们何苦背井离乡、抛妻弃子，负隅顽抗，自寻灭亡呢？可以断言，你们之中不乏有识之士，有为之才，大可在今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益民利国又利己，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那位总是闭着嘴的团长向绪武，鼠眼直瞪，突然爆发一句：“解放军讲话算数？”

陈科长从容答道：“我党的政策是，愿当兵吃粮的，可接受投诚整编，愿回家种田的，发给路费。去留听便，不勉